月滿樓文集

月滿樓文集卷六

元和顧宗泰景嶽
受業王麟書編輯

論

管仲論

五伯莫盛於齊桓而管仲特爲之佐學者徒以其羞稱於聖門黜其權謀功利幾與申韓斯鞅輩等嗚呼是何責仲之深而不究論仲之功烈也夫王迹既熄士不能爲王者之治隨其才分亦足以有濟於天下竊嘗讀管子書而嘆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得周公之遺意以通

其變而濟其窮者則莫善於管子何則管子之言曰以時爲寶以政爲儀又曰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使其一意變更而不師古意以救時政則又奚取管子亦能因時而已矣周公周禮一書法制之綢繆文章之詳盡諸所經畫悉利人民法雖密而天下安之管子知桓公之時非先王之時因審周公之舊法善用其意而變通之今讀其牧民立政乘馬幼官諸篇大抵不離於周官而亦不泥於周官如軌里連鄉即伍兩卒旅之遺也因罰備用即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即賓興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即圜府之舊章

也至飾四維固六親論心術白心不可概絕於聖人之道徒執拘儒之論以繩之豈知其救天下之心哉且管子非心知周公之法之善而必欲變而通之也彼亦知非吾道雖利不取而時之所趨不得不為之救使管子不知時而沾沾然守先王之約束區區海東之齊富強難矣安能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衛周天子以匡天下哉然則周官者周公之所以王而師周官以變通者管子之所以伯也昔蘇子瞻譏仲變周官之法顧仲之意固異于周公而仲之用法非盡悖於周公也宋儒睥睨三代而獨心折於諸葛孔明乃孔明猶以管仲

自比。非仲不詭於聖人。則又奚足取焉。後世不讀管子書。而概絕之於周公之道。又豈孔子歎如其仁之旨哉

爛熟管子一書。以善法周官。因時變通立論。獨有卓見。不似迂儒徒作詹詹小言也。至風骨健舉。更得古文之神駿。陳榕門先生。

晁錯論

漢晁錯之死寃矣。而錯之死不死於袁盎而死于諸大臣。不死于諸大臣而死于帝。并不死于帝而卽死于錯。蘇氏亦知錯有以自取。而歸于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一計。固也。是卽廷臣劾錯之說也。而吾以爲未知錯得禍之原。方其銳意爲國。謀弱山東諸侯。乃漢萬世之利。諸侯並起。誅錯爲名。天子一旦信讒。竟戮錯以謝天下。夫賈誼亦主衆建少力之說。錯所見同而得禍速者。以錯不求之本原。而但以術數勝也。今夫古大臣之輔國。必本正學而知治體。以信諫君。以誠待物。以道馭天下而

後得以濟其忠君憂國之心如尙術數將爲一切刑名法術包藏智計隱蓄慘刻卒之近忌遠攻身危難發搆天子不可測之喜怒雖忠奚益哉錯習申商學繼治尙書矣使當傅太子時講敎冑子之道如賈誼之以仁孝禮義及爲內史時不徒請問言事刻求計畫而能以信孚帝縱欲削弱諸侯處之以方待之以變則才不見嫉于內釁不交起于外何慮袁盎諸大臣而致被戮于帝哉乃智囊是尙傾軋九卿難發不收勢孤召禍何其殆也且漢廷之上漢大臣之欲誅錯也非一人更非一日矣太子善錯功臣俱不喜錯及帝即位丞相奏鑿廟垣

則申屠嘉怨竇嬰爭削支郡則竇嬰又怨迨錯欲治盎受金錢狀盎急因竇嬰以入見而帝亦忌錯遂殺錯是不獨一盎盡處心積慮而間帝以殺之當時即自將而天子居守諸臣不又將乘釁而誅錯于外哉此皆術數用而怨毒多不能固結主心自取內外之禍也故曰有正學而後忠可濟也嗚呼吳楚為反已數十歲高帝封濞以知東南必亂斯時豈有錯削地謀哉元狩時淮南之叛且畏汲黯錯有正學以服人心叛者亦畏之而讒間無自入矣雖然錯無學而國爾忘身苟利社稷雖死不悔亦殫智竭忠者哉

錯之受禍以刑名之術而稱曰智囊則無人不欲殺錯也比蘇子論翻高一層行文曲折周詳大識大力愚爲心服　沈歸愚先生

直探智囊致禍之原惜不令蘇長公見之　王遜庵先生

李泌論

且古今來能以忠君憂國之心立定傾扶危之績使其主雖處骨月危疑之際卒得因時濟志而不詭於天理人情斯其爲功亦偉矣其功偉則雖學術未盡純不必原本乎道德而其人已卓然爲三代後之賢大臣唐之李泌中興時共難臣也幼以才敏著與玄宗太子爲布衣交後歷事四君重握樞機位列賓友而以宰相終識者跡其出處異人謂得行其志智有足觀而不知其一生歷憂患之中皆以君國爲心其裨益非淺鮮也嗚呼天寶之亂變與遠竄宗社之存亡繫於一髮耳泌侍謀

君國事無大小悉意遠思使非泌定籌掌握中彼李光弼郭子儀輩縱戮力同心其功豈易如是之速成哉光弼子儀人知其赫然奏績不知兩京得復泌之定計者深也卽觀其鳳翔請策欲塞西北取范陽謀略果誰及哉且泌非徒謀略重也其誠心愛國者在善處人主父子兄弟之間而不致以艱難倉卒遠背於大義其奉表迎上皇也教人主以孝其諫建寧王事也誠人主以慈上屢欲建中宮建太子設以楊素許敬忠李林甫輩處此奉旨惟恐後泌獨不畏威不避怨悃悃款款和順以引君於道往往使人主感悟泣下豈惟才足濟志抑忠

愛至哉不然西內劫還良娣肆忌苟無泌以左右其間而事已皎然可覩矣世之疑泌者以旣歸衡山不當復出卒無所表見俛就觀察判官之除下喬入谷爲君子惜嗟乎此豈眞知泌者哉方兩京初復遽請還山葢其時良娣輔國表裏肆讒欲以一去悟君乃飲酒同榻深謀骨月至反覆數百言而不悟此不得已而去也後之出也亦其惓惓憂國終始不忘非不安義命者比也德宗欲廢太子而立舒王流涕嗚咽甚以家族相保後上悔悟開延英殿而聽之使非泌惻怛感君安知貞元無建寧王事哉識者譏其無所表見吾不知舍人倫之大

社稷之重更何所表見也泌嘗言以四海為家則莫非家事是出處為君國也非為己也而君子何惜之有至以泌好談神仙詭誕為世所輕夫顏魯公亦雜二氏學然立身事主公忠戮力世未嘗以此少之而何獨苛於泌哉泌之學術固不盡出於至醇輸錢大盈舍贊卑參一二事誠不必曲為之護然一生歷憂患中獨深揆乎骨月至計以君國為心而復明哲保身盡其才為天下用吾故謂其功特偉也綱目獨於泌無所譏誠以泌為三代後之賢宰相哉嗚呼如泌者吾不惟服其智而歎其忠不可及矣

鄴侯之忠在保全唐家三代父子兄弟從此立論識見甚正大直探得驪龍頷下珠也筆力更直透紙背

錢香樹先生

裴行儉知人論

且士之以才華著當世者當世往往重之而有識者獨不取其才華而以器識決其生平斯其所見誠大過人矣然既重器識則凡競才者當慮其修德進業之無術至功名爵祿之能享與不能享猶在所後焉是衡鑒誠非易易而要必取大者遠者以爲論定矣唐裴守約夙負知人鑒其爲將帥所引褊裨如程務挺張虔勗等後皆爲名將而其所最著者則莫如論當時四傑朱子嘗取其論見諸小學外篇誠以其先器識而後文藝一語乃士人致遠之道足爲千古鑒夫王楊盧駱能文章負

盛名其斐然一時者人皆推服李敬玄尤重之而守約獨謂其浮躁淺露以才華為不足重是觀人在器識之間誠非文章聲譽所能動之者然謂其非享爵祿之器并謂楊子稍沉靜應得令長餘以令終為幸識者徒以後果如其言服其見事於未然而吾則謂徒衡士于爵祿生死間而不進律以德業猶非論之極至者今夫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詞立誠所以居業也彼四子淺露輕浮資學不近忠信文章不思立誠器識非而俱不能厲德業以有成守約宜重以此責之以為士人大鑒至爵祿之享生死之故應在所後焉即使當日者賓王不被

詠炯不救盈川令勃與照鄰不死于水而其炫耀才華輕浮淺露烏足爲士林重哉然則旣言器識當知所以養器識之原而其餘又何服論夫裴守約決事每有前知移營襲金牙等事勝算不出指掌間故其知人亦能去世俗浮華之見以定人之生平然其論四傑朱子取爲敬身之鑑不可不因重器識而爲進一解也然則文藝以器識爲先器識以德業爲本庶幾士人致遠之道也夫

從器識中藏進一層是所謂高處立身者用筆亦老潔

唐裴行儉爲吏部侍郎時識進士王勮咸陽尉

蘇味道爲異日必掌銓衡至欲托以弱息時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人皆重其文名行儉則謂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四子浮躁淺露非享爵祿之器楊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後皆一如其言史氏因以知人許之夫成材之謂器明理之謂識古來文藻有餘器識不足者如司馬相如生則竊貲卓氏死猶封禪逢君楊雄草玄默守至于劇秦美新蔡邕曠世逸才一旦感恩受僇才華之不能致遠者何可勝數王楊四子猶未至于失身而德行之本固闕如也行儉此言爲古今人才痛下針砭謂之知人固宜惟是

王勮庸人一無表見蘇味道模稜兩端諂事女主至賀三月雪爲瑞雪固小人也而行儉決其顯榮至以弱息爲托毋乃近于卑鄙乎又其所以料四子者不能以是非邪正判其人之高下而惟較量於窮通壽夭之間古人中如曾三家晉六卿之富貴季次原憲之居賤食貧顏子之不幸短折盜蹠之日殺不辜而以壽終可執行儉之說爲定論耶作者以先器識後文章爲主專爲才人言之作翻案文字歸重德業破其窮通壽夭之見所見極卓其作法得自蘇家諸論

沈歸愚先生

行儉于四子並非別有推測揣摩之術原以器識爲權衡所以言皆有中史稱其知人不然文藝如四子未有不以爲事業功名之可必者蓋器者器量也器小者不能受大器淺者不能容深稍過者則滿而溢矣管仲因立霸功而輒僭用非禮所以孔子不識其僭妄而謂其器小以不能容受也惟大受之君子乃曰不器不器正所以爲大器耳識者識見也識遠而後可以致遠見大則所圖必大未有見小識淺而能成遠大之業者也在四子之不能遠到無厚福王蘇之能以厚福終乃其稟賦之所成運數之所值而行

儉以四子浮躁淺露非爵祿之器獨有取于沉靜實切中學者之病其言先器識而後文藝不但為千古知人論士之則學者知此可以省躬克已可以養德立身未可反以此為行儉病篇中議論極正大他人於行儉概作貶詞未免深文涉於攻擊不可不知 陳榕門先生

老子道德流弊論

且聖人之治天下有本仁義禮樂其大端而非虛無清淨所能爲也自倡爲虛無清淨之致而舍乎仁義禮樂之原始亦高世遠舉無惡於天下而後人師其意而不得得其輕萬物之心乃不爲殘忍卽用機權不用機權卽乘時變一切擾世之術俱自無爲變化中來人輒罪後人而不知靜極必擾理勢使然也老子當周之衰著書五千餘言言道德之意其學以自隱爲務其要大約以無爲自化淸淨自正爲指學儒者往往絀之而漢世多宗其教如孝文生衣綈衣死詔經帶學爲恭儉也至

曹參爲相則極言合道與民休息汲黯理民則治責大指不苛文法若此者皆好其言服習其教然止崇其澹泊淸淨之意而未大肆其輕世齊物之心故天下猶不被其禍且夫人有輕世之心則視天下無不可爲且人有齊物之心則視天下無不可爲而惟吾所欲爲則舍仁義禮樂於不用而天下出是不治自老聃死百餘年而申不害韓非著書如申子二篇孤憤五蠹說林說難不下數萬餘言大抵皆言刑名之學其救紛糾出奇計用權謀勝者陳平也其權乘攻趨時若猛獸而以貨殖稱者白圭也之數人者皆好老子乃一變道德而爲法

術機智若天下惟吾所欲爲固各因其性情而豈非老子輕世齊物之心開之哉夫無爲豈足以治天下者古聖人恭已而治其無爲也一誠敬也非寂寞而歸于無有也自欲以無有治天下謂仁義禮樂不足以治民則廢仁義禮樂亦不足以禍民于是法術機智無所畏憚而各挾一說於天下皆道德之意之流弊也昔太史公老莊申韓同傳大有微意而白圭陳平可知人誠明理勢相因之故而知徒尚講者必擾民庶可進而求聖人治天下之本與

本眉山之意而曲達之筆力亦縱橫排宕入後歸本

誠敬立論獨能透宗　周楷莛先生

守道不如守官論

天下行而宜之而確乎不易者謂之道率乎道之常而職思其位者存乎官不失其官即不失其道也舍道而官無所為守春秋時齊景公田于沛以弓招虞人虞人以招非其物不往仲尼韙之曰守道不如守官斯言也左氏以為仲尼之言也柳子則謂非仲尼之言吾無以易之今夫道無往不在而無事可遺也守官亦體道之一耳今以道與官岐而別之說者謂君招當往道之常非物不往官之制與其守道無寧守官嗟乎是道自道而官自官也守官必別有道也夫使以為君招當往而

槪謂之道則道在乎往卽往亦不失官以爲非物不往而往失乎官則不往以守官夫豈不得謂之守道由此觀之是偏至之言也君招當往爲道君招不敢往亦道但知當往之爲道不知不敢往之亦爲道而遂岐道於官謂不如守官豈大聖人至當不易之言哉故曰非仲尼之言覈則是言也其意竟不可以風世乎是又不然古今來高談理義侈然以道自鳴及問其身所閱歷志所執持于官箴且不克守焉而談道抑又何益嗚呼若此者正不可勝道使以不如守官一語告之亦大足愧厲乎天下然爲斯輩諷可也而以爲仲尼垂後世教有

位而爲千古至當之言則又不可總之道與官合一之理也道揭天下而無不宜官守一道而無不當虞人其小者也上而爲士大夫再上而爲公卿其進盡忠退補過者豈能外道以守官夫亦官以守道而已矣孟子曰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是知道外無法凡守官即所以守道嗚呼觀斯言是知不如守官一語洵非仲尼之言矣左氏殆借以諷當世也夫

駁去舊說深暢柳子之說健筆晰理無一支詞中間一段隱借何晏王夷甫一輩人推論於文最爲深透

心純則賢才輔論

且夫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一人不能理也必與賢才共理之而此賢才者非一人神明之用有以爲感孚之本則賢才終不與圖治此取人以身而心純之爲要也周子通書謂心純則賢才輔其深得用賢宣化之原乎今夫人主一人之身御四海而應萬務苟以獨智先天下則精神之所及者幾何惟經緯無窮獨端其至粹之一心朋從客感無自而入一切言貌視聽有合於陰陽五行之德庶幾自治其心而即有以孚人也夫以淵然端處深宮心之邪正似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則著於外

而莫掩大舜言惟精惟一孔子言克己復禮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出政之要即爲得人之要也誠淵然之衷端莊雍肅始著於家人次及於左右次逮於朝廷以關雎之德行官禮之政將擕僕奄尹皆化之而賢才之以道合者有不同心同德而日贊襄者乎且夫賢才者佐君以治天下而天下之本在君心固日夜願君心之清明以端化原也能謹喜怒哀樂之節能消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必將遠小人親君子而賢才乃得有爲有猷以直抒其學問經濟爲開導聰明之路講求義理之歸而性量無涯可輔進於篤恭而天下平

之盛觀夫不迺不殖則一德之佐來敬勝義勝而十亂之臣至人才所由隆而天下所由理也苟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安望有伊周之遇哉且君心之貴純也非清淨寂滅以爲純也必誠意致知以立其本體信達順以大其用以先王之訓爲可法以先王之治爲可行必致天下如三代而後已此則純王之心天下功利之談空疎之論皆屏置弗道而日所坐而論者惟與公孤卿尹圖進乎堯舜之治然則君之感孚乎賢才者此心賢才之所以輔弼乎人君者亦即係人君之心心純可不要歟嘗觀千古治術有志於王則王假之而霸則霸即霸者

其時亦有人才輻湊以佐功名之用然所謂賢者非賢才者非才大遠乎名世之生德業聞望炳燿宇宙此無他君心之純雜異而人才之收效亦殊也嗟乎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有賢才以任職乃不待人人提耳而教也可不純心以爲取人之本哉

深徹千古帝王致治之原經經緯史言之有物用筆則雄深渾厚瓣香自在漢人　梁瑞峯先生

月滿樓文集卷七

元和顧宗泰景嶽
受業黃焜望編輯

說

五帝之世如夏說

春夏秋冬爲天之四序而春夏乃天地之氣之最盛者也生生長類天地成功有生發自有長育誠大化之必然而其盛莫可禦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可知理之自無而有自有而盛者天以之運時聖卽以之經世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有

曰五帝之世如夏非深識乎大化自然之理不能爲斯言也夫遂古荒邈自混茫初闢三才肇定所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彼三皇者以道冒天下而天地人乃並建然祗爲開物之始雖制干支定三辰明政教然猶澹泊無爲淳風汾穆猶春之溫如也至五帝起而化始盛包犧神農黃帝堯舜皆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垂衣裳而治天下而大化被乾坤焉夫陰與陽遞嬗而發與育相因觀季春之月律中姑洗也而其時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巳啟大夏之盛至夏自益暢茂條達焉五帝通神明之德與教

養之利操禮樂之原窮變通久使民不倦創三皇未有之事皆定三皇後必當有之事天下至變中天之風煥如豈異天時之有夏哉然則三皇者得天道之元而五帝者協天道之亨是知陰陽異化而春夏皆陽氣之盛修意則必修言也以道則必以德也意盡物性必言盡物情也道化天下必德教天下也意言道德性情教化以春夏揆之一以貫之而已以自春至夏推之大而化之而已故惟尙政尙力氣運漸降而三皇以上稱中天則知帝繼皇而極盛所謂體仁長人自嘉會合禮固無所升降於其間也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

而下溯三皇必宗五帝禮運大同小康之說於此可互証而五帝正當大道之行德教和洽於時為夏按諸天地自然之化信不誣也邵子理數茲精其眞明於四府之義而心知五帝同言異教之實者哉

貞觀四年冬書大有年說

所貴乎善治天下者在順民之性以厚民之生不任威而溥之以德化而已矣蓋以威則與亂同道而民生日蹙以德則與治同道而民氣日充古帝王不易民而理道洽政治澤潤生民致天下於阜成者由此道得也知此可以知唐貞觀時大有年之故夫綱目書有年者六蕭梁後唐無足取而海內一統民物康阜者獨永平開元與貞觀四年治世亦未易易矣太宗時關中飢天下蝗繼以大水民望治如望歲然徵魏徵以德化啟其君太宗以德化治其國不用小人言而鋭意於恤民則天

下何以致大稔且夫三代之民之所以日安暴秦之民之所以日困其效亦大略可覩矣秦用刑罰故不再傳而莫救三代仁義化民用是引養引恬又安天下吾謂太宗未盡能躬行仁義而其治民則深合仁義之道史故特書而予之使當日惑志於封德彝謂法律雜霸足有爲於天下吾恐饑饉洊至四海怨咨轉將悔不用魏徵言也乃說者亦羣知當時君臣合志以致太平而獨胡氏謂魏徵但知飢渴易爲飲食而不知振復人心嗚呼此亦未悉時變而好爲苛論矣今夫貞觀之世繼亂也非繼治也承大亂之後民氣愁苦此時不思解倒懸

以贍其生而遽欲治人心是猶治疾者不因其疾以務養其氣而驟欲其元氣之復也惟是不立威不用詐加意撫綏賑救之政以修省之心行之故得歲書豐稔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不旋踵而致效也彼胡氏猶以不知人心責之試思戶不閉糧不齎猶不可漸引於仁義之域而納民之天下乎故或責太宗未盡躬行仁義不能使天下革心丕然從欲以進於古則可謂徵所言為無見於人心則不可嗟乎太宗即位之初議者皆謂當獨運威權及後致豐稔有二喜一懼而房元齡猶奏閱府庫甲兵是時之臣誰以德化導君者非徵言之明太

宗行之力豈能斗粟三錢東海五嶺悉被化哉考春秋書有年大有年皆以喜書綱目之以大有年書其亦予貞觀君臣能用德化治民之故也夫

此見天人感通之理也匹夫爲善天必有以報之況人君爲天之宗子天之肖子有以德化治民而天不報之以豐稔者乎建皇極而斂福錫福此明徵也太宗所難者固在能從魏徵行仁義之言尤在不惑於封德彝法律雜霸之說見人君仁政及民必先明君子小人之分篇中一一詳言之而掃去胡氏過高苛論獨爲持平其用筆全得蘇家三昧 沈歸愚先生

趙充國留屯湟中班超留屯疏勒說

史書屯田凡十一。而漢宣帝神爵元年。留趙充國屯田湟中。章帝建初二年。班超留屯疏勒。此皆有功於邊者也。夫古之爲將者。惟在審時度勢。圖利於國家。非徒好大喜功。求遂一時之志者。如是則不惟以將畧勝。而以忠藎勝。其功爲史書之所深許也。持此說以論趙與班其是非有可得而辨者。方先零之叛。罕羌助之逆。充國以威信降罕羌。而辛武賢則請先擊罕羌。是時議者咸以先零兵盛。不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上因讓充國。充國陳其利弊。卒從充國計。先零既走。徐行驅之。罕亦不

煩兵而下降者既多乃請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書凡三奏卒得所請觀其言留屯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洞悉機宜盡竭忠悃不恤利害不計身家卒收萬全之效非一心爲國謀者詎當其得進兵璽書以客謀爲不忠而太息二策之既失可知其留屯也爲國家也非專己而爲功名也若班超未嘗不爲國家而有時病於專以遂其志者龜慈殺疏勒王立兜題超閒道至疏勒縛兜題立其故王子忠國大悅迨後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憂恐慮後爲龜慈所滅至於寘則王侯以下皆號泣至馬不得行而超欲遂其本志卻還疏勒此雖因疏

勤之人心流涕遮道而不奉命而還以遂其喜功之隱念何其專也觀其甫去之時而城遂降龜茲又連兵尉頭返則搆斬反者而尉頭破疏勤安其功不可沒也然其自專留屯較之充國之奏書陳悃去留為國家計者顧何如哉然則為將者信乎能審時度勢圖利國家則是也好大喜功徒遂本志則雖是亦非也綱目於充國留屯也書曰留充國屯田湟中於班超之屯田也書曰班超留屯疏勒書法之中有微旨焉不可知予不予之故也夫

本是同事異志推勘處洞悉幾宜深見隱微其筆力

之逶蓮。直如機張釋弩。有析毫中睫之能。阮蘊村先生

郭子儀免胄見回紇不褁甲見魚朝恩說

唐之勳臣。功名稱盛者。郭子儀爲最。當代宗之世。典兵權天下。倚其身爲安危。殆三十年。功高而主不疑。位極而人不疾。世見其勳之大且遠。服其智勇之過人。而不知其忠。精。誠。確。實。有以感孚乎天下。故信可行於蠻貊。志可格於讒邪。其智勇之所全。皆忠誠之極至也。如免胄見回紇事見於永泰元年。不褁甲見魚朝恩事見於大歷四年。史家稱其全德所致。試綜而論之。方僕固懷恩誘回紇吐番之入寇也。虜皆飛騎。勢不可易。後懷恩道死。子儀屯兵涇陽。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之死。

爭長不睦子儀欲乘機說回紇共擊吐番遂輕虜入圖免胄投槍而進是時諸帥皆駭回紇大驚乃不惟虜不加害請解受盟而去魚朝恩之邀遊章敬寺也元載恐其相結密以不利於公告乃一以君命爲主不聽竟往將士皆疑之而子儀直以所聞告朝恩朝恩且至撫膺流涕嗟乎若此者皆至難格之人而一時感激捷如桴鼓不以威刼不以力爭而其事終濟其智勇之絕人哉其實行素著忠誠有以孚天下也不然虜勢方盛前逼奉天逼邠州皆未與輕戰使此時不遣李光瓚往說往說矣而不見虜見虜矣而果以鐵騎五百從吾恐急則

生變安能懾藥葛羅之志乎賊勢甚衆也以兵門無濟也決然挺身不聽郭晞扣馬之諫而以肝胆孚人非智足力果以濟其篤信者不能若夫魚朝恩一宦官耳俾總禁兵威傾中外朝恩又素惡子儀果如將士所請衷甲以從是變不生於魚朝恩而生於郭子儀向者朝恩操白刃脇車駕於朝廷且然況子儀哉惟不逆詐而以天心君命爲主知其不敢動終以忠義感之其處已處人俱有以自信者何如也故曰智勇之所全皆忠誠之極至也所以濟其忠誠者原恃乎智與勇而所以全其勇者實本乎忠與誠也他日諡爲忠武眞名不虛附哉夫

寇虜未易服也。奸雅未易測也。乃能使敵我者胥平。疑我者終信。君子於是知子儀之功高位極。而終身顯榮。施聲後世。有由然也。彼當日宵小之讒謗百端。初何損於子儀哉。子儀不自有遠過人者哉。

全智勇處。一本忠誠。立言獨居其要。其洞悉情事。遂以銳氣英鋒。所謂不專綫類。亦貴筆刀者。如是如是。

謝金圃先生

月滿樓文集卷八

元和顧宗泰景嶽
受業麗士冠編輯

解辨考

甘誓六卿與周官分職解

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嚴部伍之法示刑賞之典用彰天討以服不庭趙孟所謂夏有觀扈史記所謂有扈不服遂滅之者也其時天子親征六卿畢從蓋常則隱於六卿變則責於方伯方伯不能討則天子征之啟之命六卿也誠係社稷之安危而大明五行三正於

天下也惟是六卿之說諸儒不一而蔡傳引周禮與夏
制相證夫設官分職國之大經夏與周無二道當以蔡
氏傳為正而因得詳考周禮以核其設夏官司馬云王
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其法
王國百里為郊六鄉在焉二百里為州六遂在焉每鄉
萬二千五百家鄉一人長之每遂萬二千五百家中大
夫一人長之每軍萬二千五百人六鄉為正軍六遂為
副軍六軍共計車千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千乘該一萬五千人平居則習鄉之政教禁令而屬之
大司徒有事則各率其鄉之一軍而屬之大司馬法制

流通周官善政周然而夏何獨不然哉且蔡傳之以周官證夏制也其說亦本鄭氏康成鄭氏曰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由其說而推之公卽論道之三公則每鄉卿一人卽以六卿而分領六鄉其爲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之六卿明甚居爲六卿出則分掌六師故以官制言之六卿分職司馬主兵也以兵制言之六卿並將司馬帥一也卽觀泰誓牧誓皆呼司徒司馬司空彼之三卿卽此之六卿不可互證哉獨李子貞謂此所謂六卿非自冢宰至司空之六卿王之六卿別有六卿若以王朝之六卿卽當用兵之

將大司馬主軍政冢宰而下無繇亦屬於司馬林氏三山頗疑其說然考之周禮六卿六卿之外無別有所謂六卿者以備有事出征而從王以行則其說已無所據夫九伐掌諸司馬此設官之大經大法猶司徒施教六卿屬之而謂冢宰而下無繇屬之司馬乎且天親征六卿固從而空國而出恐無是理冢宰攝政居守別遣屬帥師以屬司馬亦事之所宜然者豈必別有六卿乎甘誓之六卿與周禮六鄉之六卿考之鄭氏注合之蔡氏傳其制之二而一也明矣竊當以是說為定論夫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禮六官之屬凡三百六十是周

官又倍於夏商天官六十有二地官七十有九春官七十有二夏官七十秋官六十有六言三百有六十舉大數也然其間多兼官以三公言之君奭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則太傅不備顧命曰乃同召太保奭則師傅不備公兼冢宰周公位冢宰是也公兼司寇太史司寇蘇公是也至如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此六卿之長而三公侯伯領之也按周禮三公則兼卿老六卿則兼大夫而六軍將皆命卿則六卿實兼六軍之將軍將且兼之而說者謂別有六卿詎其然哉

御纂獨主蔡氏傳而以六卿與六鄉之卿爲一剖晰詳

明折衷至當學者有志於夏周之官制不益瞭然發矇也哉

經術湛深疏通官制獨見根柢似此可忝綺席三重

彭芝庭先生

笙詩辨

古者貴人聲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故儀禮載鄉飲酒禮燕禮樂皆有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以次而作而堂上堂下之樂備其詩歌則取二南小雅而南陔六篇則爲笙詩焉毛氏以爲有其義而亡其辭朱子直以爲有聲而無辭且辨曰有其義者非眞有亡其辭者乃本無此之不可以不辨今夫鄉飲酒禮燕禮武王之時周公所制禮也其詩歌亦周公所定者也吹笙以播宮之徒以空名寄諸雅中而絕無義意存焉者蓋後遭戰國及秦而亡之而作序者存其義則以六詩

義與衆篇義合編故得存今試據序考之南陔孝子之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崇丘由儀皆所以頌美萬物者義固班班可考也夫序之作或以為仲尼或以為子夏而程子謂國史明得失之迹以為國史要其從來也遠便非授受有原豈能明白詳言得詩之大意今觀六月詩序所言南陔六篇據義鑿鑿且篇次與儀禮所奏之次合則似難以辭不可見而并詩義而亦斥之也且朱子無從考名篇之義其說亦據儀禮鄉飲酒禮燕禮於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曰歌於南陔白華華黍則曰笙曰樂曰奏而不

曰歌即以此為有聲無辭證然按鄉射儀禮也云奏騶虞貍首而騶虞有辭燕禮儀禮也下管新宮笙與管類也而新宮宋享昭子嘗賦之云賦亦有辭周禮有九夏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肆夏即時邁樊遏為韶夏即執競渠為納夏即思文皆有辭然則騶虞云奏有辭新宮云管有辭九夏為金奏有辭而南陔諸詩笙奏者無辭乎他如籥吹豳為七月下管象為維清國語簫詠鹿鳴三觀籥與管與簫而笙詎可知矣總之歌既樂也樂未有有聲而無辭者即未有有聲與辭而無義者今夫樂者生人心者也形於言而為聲聲與亂意應自生高下

清濁之變變成方謂之音然則樂在比音聲由辭生有辭乃有聲聲無辭不成章說者謂笙有腔譜無辭然腔譜所以調辭王者作樂頌功德未有有腔無辭之樂手彈口和曰歌口吹而辭奏其中曰笙曰樂曰奏辭奏其中而義該焉小序謂有其義而無其辭殆出無習其辭者而亡之耳學者卽義以悟意卽意以推亂縱不必如束晳之補亡而何不可得古人制作精意哉或謂詩三百十一篇而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弦誦之漢書藝文志云凡三百五篇王吉以三百五篇諫龔遂亦云誦詩三百五篇則六篇之爲無詞明甚然因亡其辭故

不舉及未必其先即無辭況今逸詩存者尚有辭寧列於笙詩中者當年獨無辭耶董氏逌有聲無詩李氏樗有題無詩黃氏震訓亡為無引西漢亡一人之獄為證皆朱子所本朱子集傳深得古人精意於此六詩亦置在辨毛序耳學者固可据詩義而一折衷也夫

根据小序斷為有其義而亡其辭識解獨超後推論有辭乃有聲聲無辭不成章所見殊精也說詩解頤正復如是 紀曉嵐先生

大宗伯典瑞祭天地辨

古者天子祭天地。自庖犧氏仰觀俯察。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以後天地之祭由來尚矣。祭天地之時。則冬夏至日。祭天地之處。則地上圜邱澤中方澤。春官大司樂所紀。自是定禮。鄭氏注大宗伯蒼璧黃琮及典瑞四圭兩圭之文。以爲蒼璧禮天者。禮北極。四圭祀天者。祀所感帝。黃琮禮地者。禮崑崙之示。兩圭祀地者。禮神州之示。殊謬矣。按五經通義。謂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亦曰天王大帝。亦曰太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鄭氏謂天皇大帝

在北極者固亦可據至感生帝與崑崙神州之說經未之見則未可盡信彼遂信用緯書及文耀鉤所云而以爲四圭祀天祀感生帝也又因禹受地統書崑崙東南方五千里名神州之說而以爲禮地祀地禮崑崙祀神州也夫祀天地之處止有圜丘方澤不據大司樂之文而惑漢纖緯之書在先儒早有疑其誕者至其分郊以異於丘也別感生之禮以異於五帝也其說以爲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彼不見夏正郊所感帝故知此四圭是夏正郊天此說不離易緯不知祀天在冬至日孟春乃祈穀祭非郊天也王氏昭禹解四圭祀天爲圜丘之祀

則知彼此初無異同若感生帝說蓋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所謂感者卽感此五帝以神言之曰五帝以感其精言之曰感生帝別其禮而異之何哉嘗讀家語五帝德篇康子問五帝名孔子謂天有五行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爲五帝鄭注大宗伯文太昊勾芒云云按月令而言者正合家語所稱注小宗伯五帝文直以緯書當之其謬不能爲之解矣蒼璧黃琮俱言禮四圭兩圭俱言祀鄭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植璧秉圭所謂禮也禮在降神後則祀又在禮之之後或謂璧琮與四圭兩圭一祭兼用者以此祭禮四方止有

禮玉不言祀玉祀日月星辰山川止有祀玉不言禮玉何也按大司樂云樂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樂八變地示皆出可得而禮與大宗伯言禮同未嘗言祀而祀可該況天地神之至貴牲用犢幣用繒器以瓦爵以匏片爲之以藁秸及蒲翦頭不納爲藉神席其禮尊故禮與祀兩言之歟四方日月星辰山川其禮少殺而互文以見意歟四圭兩圭有邸鄭氏鍔曰邸本也邸有托宿之義以璧爲邸四面合琢出一圭托於是也以琮爲邸兩面合琢出一圭托於是也易氏曰璧之色蒼琮之色黃不應一玉可以俱成也邸以托宿爲義則是四青圭

而托於蒼璧兩青圭而托於黃琮此蓋合而一之按考工玉人之事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趙氏溥曰疏謂用大玉中央爲璧形四面琢出四圭各二寸與鎮圭同其璧爲邸祀地亦然圭璧五寸祀日月星辰賈疏圭璧謂以璧爲邸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鄭注邸謂之柢僢其本也玉人職所言邸卽未嘗卽指黃琮蒼璧況禮神之玉旣之神坐事畢則藏之玉府祀神之玉燒之瘞之不復收藏二者似不可混彼陳氏祥道亦曰璧天象也四圭邸璧以祀天琮地象也兩圭邸琮以祀地與鄭氏易氏合爲一之說同然絕無所據存是說而未必確

爾或謂四圭兩圭於冬夏至舉大祀禮隆而玉重六器則儕天地於四方而直云禮即覲禮加方明於壇上設六玉者是此蓋本敖氏繼公之言敖氏謂上圭下璧與周官異者以四方之玉無所象故於天地之玉不必象也然按覲禮四方與大宗伯同而上圭下璧既與蒼璧黃琮異則不可遽以六器為禮方明之六玉鄭氏謂上空以蒼璧下空以黃琮而不以者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也賈疏非天地之至貴即日月之神夫典瑞圭璧以祀日月則疏上下以日月為有据禮自與天地不同或又謂六器於六瑞六摯當為朝覲禮神之玉然大

宗伯建天神地示之禮圜邱方澤自有大祀似不得偏据覲禮言之況經文旣有與同六器別地與時而分祭六玉則不別地與時而作方明以合禮此其間固自有辨夫鄭氏之注不無近誕而其解璧琮圭璧之異當有可採天地四方之禮諸儒聚訟久矣因郎所見而詳辨之

遂於三禮所見入微純粹精也明辨晳也似此說經何患聚訟 尹望山先生

析舊典於末殊通密旨於已墜鏗鏗講說皆操戈入室從源頭體認來故經義了然直可折五鹿之角 求

湜士先生

明堂考

明堂古無定論。曰天府。曰合宮。曰衢室。曰總章。曰世室。曰重屋。名不同也。考工記以爲五室。月令以爲四堂十二室。大戴禮以爲九室。制不符也。淳于登謂在國南三里。韓嬰謂在國南七里。宇文愷又謂在國內。而泰山亦有明堂。地不一也。惟朱子明堂圖。按禮記月令以爲說。謂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說爲可從。其地則按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氏康成曰。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則据玉藻論之。國陽之說近是。而方嶽以備巡狩者。亦有㳙明堂爲王者所居。出政令朝

諸侯之所而嚴父配天之特典常於此行之詩思文之篇配稷於南郊也我將之篇配文王於明堂也明堂周制周公以義起之推本文王功德於季秋成物之時享帝而以父配焉鄭氏謂聽朔告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孔疏仍之謬矣要之於明堂聽政以令諸侯則禮所謂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扆而立者是也於明堂享帝以尊嚴父則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是也泥此而明堂之義備至如鄭氏宗廟王寢明堂爲互言之詞蔡邕月令章句又謂太廟辟雍明堂異名同實其說支離不可爲據

明堂之說乃見析衷入後禮經孝經精義融貫正如

般亮說經直可重席八九 程聘三先生

依經辯畢大指獨得似此遂息衆喙 溫尹亭先生

授田考

古者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制井授田一井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考周禮大司徒曰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此言都鄙之制也小司徒曰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此言經土地而井牧之法也遂人曰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此言辨野之土以頒田里也昔馬氏端臨嘗謂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

所言是田肥者授之少田瘠者授之多如小司徒所言是口衆者授之肥口少者授之瘠則是二制有不同也顧按孟子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爲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寡合諸周禮又不同何也竊嘗以周禮考之因井授田固有定則邑方四里三十六夫授田三千六百畝丘十六里百四十四夫受田萬四千四百畝甸六十四里五百七十六夫受田五萬七千六百畝由是而縣而都可推矣經野以九夫度地以三等受田以百畝此井田之大常以大小司徒遂人之文證以大司馬之法固無異制故百畮二百畮三百畮類雖有不同然大司馬

上地百五十畮而食者二之二則百畮也中地二百畮而食者半則百畮也下地三百畮而食者三之一則亦百畮也以所食論其實僅一夫百畝耳於是稽其受地知其可任因其可任作其徒役法皆從此出也又何疑於孟子之言歟

細按周禮指出井田之法貫串處皆精核處聚米畫沙如此明晰 王自齋先生

論其實僅一夫百畝冰解的破矣由看書徹故與此精將時庵先生

車乘考

班固漢書刑法志指汝兵賦俱司馬法本周制也因井制賦丘十六井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出兵車一乘是爲乘馬法者左氏傳楚蔿掩庀賦篇注云周制六十四井爲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魯用田賦注亦云然是與司馬法合故朱子魯頌公車千乘傳据成方十七里革車一乘之說而計千乘之地亦云三百十六里有奇蓋一同百里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天子則畿方千里而百乘千乘萬乘由此出焉竊以爲軍賦之制定當以司馬法

爲斷論語道千乘之國注馬氏包氏說兩存包氏十井一乘方一里者十爲一乘方一里者百爲十乘方十里者百其賦千乘其意欲合王制孟子馬氏則云成出革車一乘依周禮大司徒文與司馬法合以周制論之且據詩傳推之馬氏爲長也地官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賈氏公彥詔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故云邱乘王氏應電以邱出馬四邱出車一乘此鄭氏康成讀乘爲甸也獨葉氏時禮經會元深詆鄭氏謂甸出一乘調兵之數兵供一乘畜兵之法解乘爲如字且并謂司馬法未必周制然車乘非邱所能供必甸乃出車司馬法故自

不易句除山川林麓實出賦六十四井計五百一十二家而出七十五人是七家賦一兵彼春秋作邱甲一邱賦一甲當時以爲厲棊氏之解何以異乎雖云畜備而非盡調然力終不支耳至謂司馬法據地官諸公五百里諸侯四百里之文與孟子所云公侯百里之說不合然先儒嘗謂孟子以所食租稅言之如後世所謂實封周禮概以封疆言之凡山川附庸皆在其中則正不必拘包氏十井一乘乃合百里之數也詳考諸經注疏主司馬法者多班固所言妄爲定論

融貫諸經注疏主司馬法斷馮氏爲長最爲卓識作

者高於詩學而經術湛深乃爾春華秋實洵堪名世

溫允傚先生

巡狩述職考

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漢孔氏謂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蔡傳從之周禮大行人則有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之文故先儒疑與周官不合于是有謂大行人有某服貢某物之語疑為使臣入貢非君自朝遂謂大行人不足据而不知非也周官周禮固合者也大行人言王撫諸侯禮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以至七歲九歲十有一歲俱有以撫之十二年

三巡狩殷國是十二年巡狩之文與周官本同其六服之朝則酌年歲之差以節遠邇之期周制侯服最近歲一見而遍甸服地較遠分國較多而歲中各以時事一見而遍男采衛要地愈遠國愈多則期愈寬所以達情而便國事也其周官言五服不言六服者以要服未必如期而至故統言五服孔穎達有此說先儒俱信周禮大行人之說今合諸周官亦豈異歟至舊說謂五服只一朝巡狩明年諸侯各以方歲見是一歲空一方或一歲空一服則國有大事將誰理之不知六年中五朝皆朝以遍非必謂僅一朝也虞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

虞之禮也。王制五年一朝。五年一巡狩。夏殷之禮也。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者。周之禮也。春秋左氏傳昭公三年。子太叔語與大行人不合。昭公十三年。叔向語與尚書周禮俱不合。是皆其時諸侯朝霸主禮。乃雜舉古制及文襄寵令。不可依據。正不必如唐孔氏以左傳揣度周官。曲通其說耳。

周禮周官古制本合解經而得其通由考核精也可闕疑或可定折衷 睦皃川先生

夫布里布考

周禮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按閭師夫布之罰。罰游食之民不務稼穡者也。任民以九職爲本三事爲輔。無事於九職則罰夫布以既之使任職也。載師里布之罰。罰都家之長公邑之吏近遠郊之所授凡任地者也。任地而都鄙郊甸中有不毛之宅其長罰里布也

陳君舉曰閭師罰庶民受
井田者載師罰有官職者

夫布者夫丁之布。里布者居里之布。分著於周禮明矣。至夫家之征。鄭康成謂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畮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也

孟子趙岐注獨引載師之文而未及閭師孫奭疏謂一夫所授之宅而不出夫家之征一廛所居之地而不取里布朱子集注因趙氏引載師顧云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必以夫當夫家之征也後人或悞會以夫家里布言之未深考周禮之故耳且朱子曰夫布之罰輕是爲小民游手好閒不務稼穡里布之罰重是爲世家爲亭臺池沼促卻民田其說亦明甚矣固不可以注未引閭師文遂以布專屬於里至廛皆後市之廛朱子解廛而不征及廛無夫里之布皆指市宅言按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薛氏謂在市之屋曰廛

在里。之屋曰里鄭氏鍔謂廛以居商賈之貨。里以爲庶民之居。是此廛非上地夫一廛之廛也。是當以集注爲定論爾。

證据精核深於周禮一書指陳獨切足爲朱注補義

劉國三先生

於人所易舛處援經以折其衷綱振條析斯爲定論

湯茂南先生

唐宋詩源流考

詩以感人心端世教非僅所謂緣情綺靡也故必得乎風雅遺意而後可以論歷代之詩此則存乎人之性情者至如源流則有可得而考焉學者服習每從唐詩入宋以下弗尙以其流於波靡也顧欲究其源唐實憲章八代更有唐之所自出若各論其精神面目則唐與宋何妨分別觀焉試一一詳之夫三百降爲風騷風騷降爲五言爲樂府漢魏六朝作者代出茲不及詳詳自唐始蓋詩至梁陳頹靡已甚至唐顯慶龍朔間不振極矣陳伯玉力掃其靡直追曩哲感遇諸章漸復爾雅使人

抑見黃初自景雲至天寶為盛唐王孟高岑信稱巨手至李杜出而集其大成太白想落天外局自變生殆天授非人力子美沉雄激壯變動開合生平禹稷抱負流露楮墨三家各擅其勝而元微之序杜則云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則尤江河萬古流也大歷元和間為中唐大歷十子外若劉長卿韋應物柳宗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指不勝屈東坡獨推韋柳表聖稱柳在韋上然當時漸趨薄弱韓公雄勁獨出踔厲風發欲以學問才力上掩前人雖恢張處多變化處少而元和聖德平淮西碑之

類詠義山所謂句奇語重是亦拔萃者也晚唐亦作者林立義山之沉博絕麗飛卿之穠纖秀逸各有面目殆爲後勁然詩至晚唐詞句愈工而氣骨不振不免等之自檜焉宋初臺閣倡和多宗義山名西崑體梅聖俞蘇子美起而矯之蹈厲發揚才力體格非不突過前人而識者憾其無淵涵之趣歐陽七言古專學昌黎意言之外猶有餘地黃山谷開江西宗派世多以蘇黃並稱然涪翁之詩正不及子瞻子瞻胸有洪鑪金銀鉛錫皆歸鎔鑄其筆之超曠又如天馬行空不可羈靮韓吏部而後又開一境元遺山歎詩到蘇黃盡然並必律以唐人

之南渡後朱子雖不藉詩名而五言沖和雅渾德人之言至當時所推者尤延之蕭東夫范致能陸務觀四家後去蕭而易以楊廷秀稱尤楊范陸世尤稱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後推第一顧其原本老杜寔有獨造境地而篇章太多前後雷同多不暇擇神完氣厚之作又十無二三是亦貪多之患矣他若四靈諸公方幅窘狹不足稱焉至宋末謝皐羽晞髮集意語生新獨闢境界谷音集一卷則宋遺民詩猶有清音不染塵俗非月泉吟社比也原宋詩之源流如此學者誠於宋極其變出入於三

唐以折其衷夫亦可以親風雅矣雖然登山必窮其巔導河必歸於海觀陽關三疊李陵錄別開之垂老別無家別王粲七哀開之子昂原本阮公左司嗣音彭澤唐人亦有祖述性從博涉後上溯乎漢魏六朝庶有以追風雅之遺而得性情之正也夫

嚴論源流獨有卓見無一雷同語由其得於詩者深故言之有物　沈歸愚先生

核論唐宋詩人各還面目不爽銖黍所造獨精探喉而出也入室升堂登坐廊廡間語　張樊川先生